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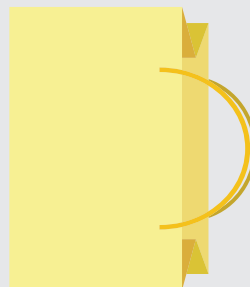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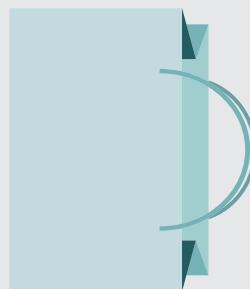
# 鳩鳴

文／常春藤樹 排版／祖比

「鳩鳴」作為「雨傘運動」旺角佔領區的其中一個關鍵字引起了不少香港人，甚至海外的關注。它的獨特性並不源於它是「雨傘運動」——這一公民抗命運動——的延伸佔領區，而是它具有與其他佔領區，甚至與其他時期的旺角佔領區不同的一種內涵，這使「鳩鳴」鶴立雞群。但「鳩鳴」直到今天依然作為一種後雨傘運動的抗爭手段不斷延續，必然具有本身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在筆者看來，是一種符號學的美妙。

在開始討論之前，必先讓各位嶺南人對符號本身有所了解。他本身所具有的是形徵（Signifier）也就是符號本身的外部特徵；另外一部分就是形指（Signified），添加在符號上的內部意義。換句話說，形徵就是我們日常會話中的去講（Say），而形指則是我們說話的內容-說什麼（Say something）。而要解讀符號（Sign）則必須分別對它的表示（Denotation）和內涵（Connotation）進行解讀，去理解一個觀念世界（The conceptual world）如何連接到符號的世界上。<sup>[1]</sup>

[1] 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 P.37-38





「鳩鳴」，本是普通話「購物」的廣東話諧音。這一詞的產生本是一次滑稽的機緣巧合：在八月十七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召集人周融舉辦了「和平保普選大遊行」。有線電視台新聞記者採訪了一位參與遊行的年輕女子，詢問她來的理由。該名女子先用廣東話答「過來玩」，再用普通話答「鳩鳴」。<sup>[2]</sup>在這裡我們可以先看到「鳩鳴」的形徵，而它的形徵具有兩面性，一面是用普通話去理解這個詞，亦即是購物的意思（這非常重要，因為最近的「鳩鳴」行動是這個表示的延伸）。而另一面，就是以廣東話去理解這個詞。「鳩」，源自廣東話的粗口「戇鳩」，意思為取笑別人白痴沒腦子，而這也完美地詮釋了當時那位女子的滑稽表現。而「鳴」一字則指的是鳥鳴叫，在這個詞組中則可解釋為人說話。而這一句新「粗口」的意思則是指某些人如白痴般的亂說話。<sup>[3]</sup>

在當時一位過來參與「和平保普選大遊行」的人竟說她參加的理由是玩樂和購物，這固然解釋了她的愚昧無知，她固然是在「鳩鳴」，而這亦相當然耳在網上和各大傳媒引起迴響。然而，在之後周融談到移民論時，在梁振英談到12k理論時，這些反佔中人士和政府官員的謬論出現時，「鳩鳴」這個詞又從新浮上水面，並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與含義——每當出現這種謬論時，網民亦多用「鳩鳴」來形容。

它的使用讓大多網民、市民認識到，也意味著他們認識到政治宣傳（不局限於反佔中）虛妄、弄虛作假和滑稽。這不單是一種控訴，更是建立一種對（在香港脈絡之下的反佔中的）政治宣傳和背後的意識形態的一種懷疑性態度，也隱隱地開始了對權力的洞察。

在討論「鳩鳴」的第二階段轉化前，筆者必須先介紹手段的概念。手段是一種在欠缺所在地的經過計算的行動。手段發生在一個屬於他人的地方，也就是說他必須在外力所規限的地帶和所制定的規則進行反抗。這是一場在敵人視線之下的軍事演習。而這種做法也正正與作為行動的「鳩鳴」相似。<sup>[4]</sup>

在清場後的旺角是處於一個重警力與禁制令的權力之下，或用韋伯的話說，一個屬於警察的一個權力狀態（State）。對佔領人士來說，身處旺角無異於身處他人的地方，甚至是身處在敵人視線之下。而這時梁振英的一句「呼籲市民在清場後多些去曾被佔領的地區消費，尤其光顧一些小商戶，為他們打氣。」<sup>[5]</sup>卻再度喚醒了「鳩鳴」。這一次所喚醒的，則是沉睡已久的另外一面，作為普通話中「購物」的意思。與此同時，亦是一次公民抗命與「鳩鳴」的交雜（hybrid）之下的手段的誕生。作為手段，「鳩鳴」的場景是清場後的旺角，一

[2] 「8.17高質素遊行人士對答」<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yM0thWW5s>, 0:57-1:12

[3] 「鳩鳴圖」

[http://img3.wikia.nocookie.net/\\_cb20140818133129/evchk/images/d/d0/%E9%B3%A9%E5%97%9A.jpg](http://img3.wikia.nocookie.net/_cb20140818133129/evchk/images/d/d0/%E9%B3%A9%E5%97%9A.jpg)

[4]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984), P.37

“A tactic is a calculated action determined by the absence of a proper locus……The space of a tactic is the space of the other. Thus it must play on and with a terrain imposed on it and organized by the law of a foreign power……it is a maneuver “within the enemy” s field of vision”

[5] 梁振英籲清場後市民多到佔領區消費，25-11-2014，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125/53164412>



個屬於警員和執達人員管治的一個他者的地方。然而這些去「鳩鳴」的人，一方面遵從警員的指示「繼續向前行」，或者「唔好停留」之餘，另一方面亦用一些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表達他們自己的反抗或是公民抗命的意識。他們有時會以「執銀仔」或是「過馬路」來停留在馬路中間，達致阻塞交通，公民抗命的效果；他們有時則以「去購物」，「拖籠買野」來遊走於各條街道之中；他們有時更停在路中間，學著飢餓遊戲宣傳片中的手勢中，表示對警察執法的不滿、反抗的慾望與對自由的渴求。<sup>[6]</sup>有一次，筆者與家人晚飯過後路過油麻地彌敦道，見到「鳩鳴」人士正在過彌敦道，這條曾一度屬於旺角佔領區的馬路。每個「鳩鳴」人士都故意走得步履蹣跚，生怕行快了一步，亦有不少人不知是否故意地跌下錢包，停下來蹲著慢慢撿錢，又有人和身邊的朋友一起玩著二人三足般的過馬路。他們面帶著笑容高呼著「鳩鳴」，彷彿在高呼著他們的勝利般。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旁邊那些警察的無奈表情，他們只能按著胡椒噴霧、警棍和自己的怒火，眼巴巴的看著「鳩鳴」人士一次又一次的「過馬路」、「執銀仔」、「二人三足」，完成他們的「鳩鳴」之旅。

而在這裡，「鳩鳴」又由普通話「購物」的意思轉化為以購物為名的新一輪公民抗命。而在完成

它的內涵中，我們非但看到了貫穿雨傘運動，無畏強權渴求真理的公民抗命精神。與此同時，它亦展現了我們香港人本身的一種精神，我們即使不與強權正面衝突，但仍能表達我們對它的不滿、控訴、甚至反抗，這種獨特的精神，我們通常叫它「執生」，亦顯示了我們香港人另外一種重要的精神「幽默」，即使身處公民抗命之中，我們依然在其中找到可以令它變得有趣、讓看的人覺得快樂的方式。而「鳩鳴」就是連接這幾種精神和公民抗命精神的一座橋樑，它實現了屬於只屬於香港的公民抗命。而這些內涵，豐富了「鳩鳴」的概念。

而最後在這個「鳩鳴」的轉化之中，香港人的創意飽覽無遺。這種的創意，並非如高官權貴所說，僅限於運用在死板的商業之中，創造什麼創意產業或其他文化產業，這種的創意更可用於對社會上各種各樣意識形態、論述的批判，可用於對強權的反抗，而「鳩鳴」意義上的轉化正正展現了這一點。而這就如捷克異見人士，哈維爾的一本文集的標題一樣，是一種屬於「無權力者的權力」。

---

[6] 警員警告團友：閃綠公仔勿過馬路，02-12-2014，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202/53190072>  
市民高舉《飢餓遊戲》手勢爭取自由，27-11-2014，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127/53174135>